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九



十七史策要

後漢

十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十二

第五倫乞抑損后族權疏



肅宗初立。擢為司空。帝以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從廢陰與賓客。其後梁竇氏之家。立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三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臆。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再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駟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復上疏

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倫又上疏曰。

臣愚以為貴戚不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各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第五倫復言竇氏疏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鷲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實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吻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士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樂恢諫任用諸舅疏

和帝時為尚書僕射。太后臨朝。貴憲兄弟放縱。恢上疏諫曰。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威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秋。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日失序。乃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

崔駰諫外戚用權疏

安帝時拜尚書。帝始親政。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駰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功。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宜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政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驟。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公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臣

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  
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皆言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  
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  
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在慢之深計也夫儉  
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惟悵於早囊或有  
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  
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  
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蓄藏單盡異物厭傷卒有不虞復  
當重賦百姓怨畔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  
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  
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并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  
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  
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  
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  
招矣言奏不省

後上

蔡茂乞禁制貴戚書

建武初為廣漢太守糾案無所迴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  
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  
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  
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  
戚椒房之家數因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  
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  
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計姦陛  
下不先澄塞乃欲加箠當宣受笞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  
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正之吏

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胡廣諫採筭立后疏

順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筭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郎度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筭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貽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左雄諫封宋娥梁冀封事

初順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封娥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冀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

右十二

四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中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誦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波祭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丞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

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  
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  
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  
阿母亦足以尽思愛之歡父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  
急宜過灾片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十三

朱穆欲除宦官疏口咄附

穆為尚書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  
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更其手權傾海  
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  
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  
愚臣以為可悉罷省薄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  
達國體者以補其缺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  
北無黎萌蒙被聖化天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  
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  
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  
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  
耆儒宿德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父乃趨  
而去

後漢十三

楊震言內寵恣橫疏

永寧元年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  
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人在官四凶流  
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  
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  
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  
月書誡北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  
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  
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  
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寵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辭減省

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復上疏

延光二年為大尉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荒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幣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各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千處轉相迫促為其巨脩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藏錫棄世之徒復得頭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官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復上疏

豐暉等見震誼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勅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宮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宣殿垣屋傾倚支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騰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曷異弄威福道路譁諱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

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借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王食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諛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刑後所上轉有切至

傳夢言中官疏

一 變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一既行因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外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弥增其廣爾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賢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用益除爾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拉輦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讜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鉄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張綱諫委縱宦官書

順帝時為御史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間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賄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靈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奏天心書奏不省

審忠言朱瑀罪惡書

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中官王甫父子時連有災異郎中審中以為朱瑀等罪亞所感乃上書曰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於大傅陳策黃天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升事覺靈禍及其身遂與造沛謀作亂王室撞擗省闕執奪爾靈綏迫脇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謀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髮城社自相對質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之列或據之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迎里音若益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貊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謹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有神祇啓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截路人士女莫不稱言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及孽臣之類不悉於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講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公逐莒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茲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間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

爰延諫與鄧萬對博封事

桓帝時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爰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星辰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以重公卿冀豐宗室加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嬉

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觀。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斲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道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二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隆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寒暑之言。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亂火可除。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十四

宋意諫諸王踰禮過恩疏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蒸蒸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烏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意慈不忍遠離比年朝見又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則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烏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彌除前過還所削黜行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先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又般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烏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陳蕃諫封賞踰制疏

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闡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德封近昔以非義授品左右以无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繆序緣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万人

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鄙諺  
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乎。是以傾  
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  
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  
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積成。  
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  
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

鄧騭辭封爵疏

和熹鄧太后。騭女弟也。永初元年。封騭兄弟皆為列侯。騭辭讓  
不獲。逃避。使者問。因詣闕。上疏自陳曰。

臣兄弟汗穢。死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  
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  
懼。无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躬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  
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於神心。休

及十四

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乃一而猥進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  
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死  
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  
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无二。終  
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惶君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

杜詩辭却避功臣疏

建武七年為南陽太守。自以无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  
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万世蒙  
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殲。羣孽未滅。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  
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慶幸也。夫勤而不息。亦  
怨勞而不休。亦怨恨之節。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於內。即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節克在  
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美御衆。故无

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阜澤。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辭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帥。而忘死棄城。折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復用愚薄。異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自惟忤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後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素職无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少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東平王蒼歸職疏

顯宗即位拜驃騎上將軍。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

後漢十四

三

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

臣蒼疲耄。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道之仁。外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外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陋。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備。將遵上德。无為之時也。文官猶可。并官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慮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

班超自西域乞徵還疏。班昭書附。

超為西域都護。以功封定遠侯。自久在絕域。年老思土。永元十

二年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



千里之間。況於遠颺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立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起大馬齒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首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魚。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无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而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自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志。捐軀命異。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號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瘡。不避死亡。賴陛下神靈。直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大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又不見代。恐開蕪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奔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万里歸誠。自陳告急。延頸踰堦。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苟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无勞遠之慮。西域无倉卒之憂。超得長蒙大王舜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若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日之變。異幸起家得榮。超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

班昭上鄧太后書

永初中。鄧太后兄鷹。以母憂上書。見乞身。太后不許。以問昭。因上  
跪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開四門而開四聰。采  
在夫之謦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  
肝膈。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  
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  
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  
言。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  
靜。拒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  
見遠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太  
后從而許之。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十五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外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心並用，深改經軌，諱難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立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辭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耽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及之辭，以非親見，歷舉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外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外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漸截小文，蝶躞微辭，以年數小差，撥為巨謬。

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杖取擿，擿其引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外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那，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所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尊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通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我，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衆；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于戈少弭，戎事略戢，切思聖教，春顧儒雅，誅孔子拜下之義，庶淵聖獨聞之旨，分明白里。建立左氏，詔釋先聖之積結，泚水之學者，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牙後，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傳誦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子之正道理，在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豈敢奏下其

議范外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平立左氏字

賈逵條奏左氏大義書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至雲臺皇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  
傳者遂於其具條奏之曰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  
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或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悉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  
固以其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  
合者先帝不遺窮竟省納巨言寫其傳諷之秘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大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  
諸儒內懷不服相與非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山歌為河內大  
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  
穀梁會一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

者要在安立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  
有所採易有施子而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二傳之  
異亦為是也又五經皆以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善後者而左傳獨  
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類項代黃帝而善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  
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  
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竺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  
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之勤遊情六藝研機綜  
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棄以廣聖見庶幾其所貴失矣書奏帝  
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籠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十  
人教以左氏

范外諫立左氏奏

尚書令韓歆上疏從為賈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外  
以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无其人且非先帝

所存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相辨難退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  
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  
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  
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左氏費氏得置博  
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正復求立各有所執玆戾分爭從之則失  
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  
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  
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  
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  
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  
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身正雅頌今陛  
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  
奏立六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

魚臬言說經相難疏

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  
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  
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大史公多引左氏外又上大史公違  
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  
事帝善臬說罷朝特賜冠履履衣一襲臬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大馬氣衰得得進見詭難於前無所執明衣  
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  
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意意  
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  
禹臬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

廣約養濶以開四聰。無入翫弄。以言得罪。既顯嚴亦。求仁賢。使幽遠。獨有遺失。

徐防乞為五經章句疏

永光十四年拜司空。所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曲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鈔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故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依家法。私相誇鬪。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論。譏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未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先師。浸以成俗。誠非設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於本。儒學所宗。宜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盧植乞立尚書禮記博士疏

植作尚書章句。二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父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目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誤。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若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鮑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朱浮乞廣選博士書

浮為太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

夫大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前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于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且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迹，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須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且得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張衡言圖緯虛妄奏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談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

且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

後漢十五

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孰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三井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荆湘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竄。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求水災，而偽稱洞視玉

版。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未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斯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知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壁廡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陽球乞罷鴻都文學奏

靈帝時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基。以勸學。自有目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察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為辭。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蛭淫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故令人君動盥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後漢十五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宣憲上貢舉議

建初二年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各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且議。處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自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闕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二十六

伏隆招降郡國檄

建武初張步兄弟各擁疆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篡帝盜位宗室與兵除亂誅莽故群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二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膽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辛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兗牙大將軍屯營千萬已拔睢陽劉永奔送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群盜得此惶怖俱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

伏湛諫親征彭寵疏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大司徒伏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百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鄗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費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六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後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

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  
士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

朱浮求救疏

浮建武初為幽州牧時漁陽太守彭寵不平涿郡太守張豐皆  
舉兵反一郡畔矣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  
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

上疏曰

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未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  
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  
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畔張豐逆  
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  
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斥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  
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局足以傳後世今秋稼已熟復為漁  
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田疇生蟻豕  
豎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陳忠言盜賊疏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  
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  
慎微智者識幾重昌小不可不救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  
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  
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  
必生大劫故立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須  
者以束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  
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盜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  
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  
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

掩也。乃肯發靈。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  
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  
宜糾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  
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  
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  
嚴加糾罰。異以猛濟寬。鶴懼菽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  
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  
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劉陶言盜賊疏

靈帝時為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朋亂。復  
上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  
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星旦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靡  
今西羌流毒。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  
方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幽谷。據院高望。  
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  
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  
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賊謂異尚可。變事付主  
者。勿運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靈  
谷。以駭風散。雖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  
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侵前。去營咫尺。胡  
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日夕迫促。軍無後  
殿。假令失利。其敢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  
安。身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亟急八事。乞須  
吏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杜詩乞立虎符疏

初禁網尚簡。但以爾重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欵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傅燮諫耿鄙辭

靈帝時為漢陽太守。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曰。

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一未和。方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從。必謂我怯。群惡爭執。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高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

皇甫嵩董卓討賊議

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叔父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

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軌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軌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

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況大衆乎。昔高日不然，前五只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虜虜走而死，早大慙恨。

沮授郭圖伐曹操議

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

諶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

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曰：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執壁兵覆三合，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將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

後漢書十八

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遼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十七

梁統上宜重刑罰疏

建武十二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  
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哀一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  
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  
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派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  
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高帝受命誅秦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  
世康平唯除省內刑相坐之法亡皆率由無華舊章武帝值中國  
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  
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懲惡厲旨帝聰明正直總御海

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然而即位  
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屬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  
間自有餘事以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  
於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設否功論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  
因循季末衰微之軌曰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  
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焉下二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  
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  
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  
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且其方今事驗之往  
古率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  
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  
盛猶誅四凶紘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故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  
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  
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夷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

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刑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至皆熒茂，凌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乎，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復不報。

孔融復肉刑議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

古者敦龐，善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斷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大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離之骨立，衛武之初筮，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陳寵刪減律令奏

寵為廷尉，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又鈎校律令條法，湮於南刑者，除之。司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南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蜀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張為表裏者也。今律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南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

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且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一千八百并為二千悉刪除其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應劭刪定律令奏

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籍也者法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尤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通臣董卓湯覆覆王室典憲焚燬靡有子遺開闢以來莫或茲繼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祿豐盈竊不自揆貪少六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叔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夏春秋斷獄凡一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後漢書十七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衛南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天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游左氏寶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則干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杜林諫增科禁奏

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內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吏執不勝宜增利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

夫人情性厚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



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入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菓棧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道。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 魯恭諫盛夏斷獄疏

初和帝未下。今夏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勸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帶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剛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

後漢書十七

四

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驗。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派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未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 魯恭冬至前斷獄議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

此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張色犧牲微籍器械而已。故曰。刑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响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不備。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水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莫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敷。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請後卒施行。

陳寵斷獄不以三微議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元和

後漢十七

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指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下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蟄動。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大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或以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曰。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遵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臣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

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應劭追駁陳忠制刑議

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自縊。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解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重。愚有妾自投甕。昔乃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

後漢十七

六

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慎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黨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懼。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張敏駁輕侮法議

建初中。有人侮辱其父。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此因以為比。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尚書張敏駁議曰。

失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循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者為定法者。則是故諫黃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

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其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敝，議寢不省。

### 復上疏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敬，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臣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 楊倫言誅盜坐舉者書

順帝即位為侍中，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然考廷尉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

臣聞春秋誅燕及本，本誅則惡消，振喪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都，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胡陸令張蠱，誦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彰，咸伏其誅，而貪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盜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彈謗讒，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之所以聽，僮天正婦之言者，猶塵加首，同於霧集，淮海雖禾有益，不為損也。唯陛下留意，神自感。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十八

孔融薦禰衡疏

衡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深愛其才。衡始弱冠。即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仰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敷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昊。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小豈翻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引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鶩。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鷄。使衡立朝。必有可如。龍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且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章。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騶集。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孔融薦謝諒書

該南陽章陵人。明左氏春秋。為世名儒。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滂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讓。公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群凶破殄。始有秦弓。且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諒。體曾史之遺性。兼尚偃之文。學博通。

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龍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此跡前刻。間以父母老疾。去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藥以釣由余。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否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班固薦謝夷吾文。

會稽山陰人。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稍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班固為文薦夷吾曰。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致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以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一足濟時。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頤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巨嚴綱。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郡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里。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貴。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引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吾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道。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操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

各免海。

杜詩薦伏湛疏

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寄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託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守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直。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貞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結髮厲志。白首未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瞽。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蔡邕薦邊讓疏

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議郎。蔡邕深歎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府幕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鬚鬣風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重虞。則元凱之次。運植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尊環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

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消邑，怪此寶鼎，未嘗羨牛太羹之和。久在前，熬鬻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少加裁納。負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晉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竇憲薦桓郁劉方入教授疏

和帝即位，當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頽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呂輔政，亦選名儒，韋賢、秦恭、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數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光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陳忠薦劉愷疏

愷為司徒五歲，稱病致仕。安帝時，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太尉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列風不迷，遇運兩不惑，任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羞次諸卿，考合衆議，感稱太常。朱張少府苟遷，臣父寵前，亦司空。張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依能說其經書，而用公偏，遷嚴毅，直而薄於執文，伏見前司空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虛之志，兼浩然之氣，頗歷二司，舉動得禮，以妾致仕，側身里巷，約思純進，退



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辛  
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馱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史敬薦胡廣疏

時陳留郎中職尚書史敬等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夫。五服五章。天秩所  
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  
胡廣。體貞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與奧。舊章遺  
式。無所不覽。柔而不化。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  
不伐其勞。翼贊周慎。行靡玷漏。察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  
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家簡昭。宜  
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久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  
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陳忠薦周興疏

興為郎中。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

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引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  
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祿郎周興  
孝友之行著於閭閻。清厲之志聞於州里。總攬古今。博物多聞。三  
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林。尚書出納。帝命  
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  
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陋固。興抱奇懷。能  
隨輦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尚書郎。

樊準薦龐參疏

龐參奏討叛走書。會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  
罪。使為邊守。公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  
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  
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  
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顯魏尚之功。免赦參刑。

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歸。

楊喬薦孟嘗書一

嘗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隱處窮澤。身自耕傭。桓帝時尚書楊喬上書薦嘗曰。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引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監景。菽米不揚華藻。實詞翻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廡之寶。奔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矣。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万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三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竊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

陳龜乞選任將帥收守疏

永和五年。拜京兆尹。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駘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為万分也。至臣頑駑。器無益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執。擢士為相。縉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立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堵塉。鞍馬為居。朝獵為業。勇寡耕稼之利。文乏撥扞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駘。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口。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舍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頓立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

於困危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曰具勞神  
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理君不令過  
惡王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  
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  
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  
意且收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相致火  
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  
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  
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  
改任收守去午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  
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起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窮  
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  
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  
革易。

范外追稱恭遵疏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博士范  
外上疏追稱遵曰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錄勳巨頌其德美生刑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  
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  
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  
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衰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德勇將  
軍賴陽侯尊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桓之勳  
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  
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平君手  
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咸勲莫不  
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屯隴蜀先登地

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衛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死奇衣，家无私財，同產凡午，以遵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辟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无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百辭，死有益，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葬論叙，衆功訂策，諡法以禮成之。題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鄧暉諫歐陽歎察繇延辭

汝南太守歐陽歎，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鄉食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謀飲時臨饗。禮訖，歎教曰：

西部督郵繇延，夫資忠貞，秉性公方，推破幾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王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暉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航，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貞，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慙慙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暉敢再拜奉觥，奮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劭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劭奉航，暉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諫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暉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暉延，以明好惡。歎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譏而罷。

胡廣駁左雄限年議書

持尚書令左雄議，改定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孝文吏試章奏。廣與尚書郎皮史敬上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謙寬博昭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則諮之於故老，是以履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

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百官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百等得與指  
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玉  
施之乃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  
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珉彊  
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勳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百之言刻戾舊  
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御  
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  
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  
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十九

朱勃訟馬援書

援征武陵五谿蠻夷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卒梁松代監軍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復有上書譖之者帝益怒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抹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并田橫大臣矚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覩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万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徽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巽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巽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脰又出征交北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文足之心遂斬滅微側克平一州簡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葉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以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譖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万斤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心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授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按功罪。宜絕宜績。以厭海內之望。臣年以六十。常伏野。竊感樂布與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賈逵乞於省劉愷書

愷父般。封居巢侯。愷當罪。般讓與弟憲。道非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余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子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替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舍弘之化。前世扶陽侯。享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鄱侯。鄧彪。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

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臧是訖第五種書

種為兗州刺史。奉奏濟陰太守。單匡。匡兄中常侍超。忿恨。以事陷種。坐徙朔方。種藏匿民間數年。徐州從事臧是上書。訖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士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動効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木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桀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一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右筋力。未就罪至微。徒非有大惡。昔

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之路。以顯委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今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劉陶訟朱穆書

穆為異州刺史。官者趙忌。葬父。潛為塹。璠王匣。偶人。穆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桓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上書訟穆曰。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災。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掌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兀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右十九

馬融救龐參書

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先零羌豪。僭号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征西將軍司馬鈞。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疾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

伏見西戎反叛。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儉仇。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惟兩主有明。觀之姿。抑亦扞城有越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左周詩。亞夫赴赴。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畢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慄。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君。故晉京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善奏。抄參等。

段恭弘龐參疏

順帝時。為太尉錄尚書事。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春秋善其紆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臣。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何敞理郵壽疏

和帝時。為尚書僕射。因朝會議刺竇憲等。厲音正色。辭曰。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美。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臣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諂諂以昌。不以諱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恐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諱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万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徒合浦。

張輔救竇瓌疏

和帝時為河南尹窮究執金吾竇景家人擊傷市丞之罪及竇氏敗乃上疏曰

臣實愚者不及大體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且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此鄙夫人於文母今嚴賊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并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初竇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臣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輔言從瓌封就國而已

陳蕃諫誅劉瓚成瑨等疏

時太原太守劉瓚誅小黃門趙津南陽太守成瑨戮太猾張犯官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

后十九

也

侯覽財物東海相重浮誅下邳令徐宣超並坐貶鉗輸作左校蕃乃上疏曰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宣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警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異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昔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犯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怕怕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責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董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

蒙刑坐不逢赦。怒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重罪。過死有餘。嘉其  
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以重賞。未聞二日有尊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賢。惡傷黨類。其  
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言。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言。據政  
之源。引納言。尚書朝會之事。公卿大臣。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出佞  
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  
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教以死陳。帝得奏。愈怒。言無所納。

應奉理李膺

膺為河南尹。按大姓羊元。贓罪元。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時  
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李  
膺曰。

昔素人觀實於楚。昭奚恤。莅以群賢。余惠王璋。其照乘之珠。齊威  
王咨以四臣。天忠賢武。將國之心。膺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  
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諫邪臣。肆之以法。衆  
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遂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  
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得受譖誹。遂令忠臣  
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  
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云命。緄前計。  
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  
度遼。今二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  
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竇武諫黨事跡

桓帝時。以右父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  
李膺杜喬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採幽暗之實。忠臣不諱諍之患。以  
暢方端之事。是以君臣正熙。名實百世。臣等得遭。盛明之世。逢文  
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漢。文登聖祚。天下  
逸豫。請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冠鄧雖或誅滅。而常侍

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誦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茲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即夕。近者姦臣。在脩造設黨議。遂反前司。諫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位。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時見理山。以默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皆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緝。劉祐。魏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熒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鑿鑿。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官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各徵可消。天應可待。

後漢十九

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邛。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廬。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范升毀周黨奏

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天下。危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蒞。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坐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韋。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詎曰。自古明王。聖王。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

志焉其賜帛四匹。

附錄卷之九

眉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二十

馬融乞自効疏

陽嘉二年。為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融。與護羌校尉胡璠。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二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李藝。不更武職。懼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言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

皇甫規乞自効疏

規有兵略。順帝末。羌衆大合。攻犍隴。西朝廷患之。乃上疏乞自効曰。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也。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利。進不得仗戰。以徵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一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

馮衍自陳書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十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效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馮衍自陳疏

陰與陰就以外戚貴顯深蒙重行初遂與之交結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建武末上疏自陳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言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引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謫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勅而欲免讒口齊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劾慎修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歎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其符之柄居倉卒之間據立食祿二十餘年而封產歲鉅居處日分其家無布帛之積年無與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出蓋富貴易為善貧

賤難為功也。疏遠龍圖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死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蔡邕自陳書

初邕與司徒劉劭素不相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數以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口

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劭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劭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劭不為用。致怨之狀。臣正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死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史。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由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劭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實詔申言。誘臣使言。臣實屬贛。唯識忠

後計

三

盡出命忘職。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且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遣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茲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死。凡職當咎。患但前者所望。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阮瑯。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白質不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

寇榮自訟書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異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



權寵帝又媵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遂陷以罪辟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批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防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宣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使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役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貶別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望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残酷容媚之

後升

四

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以虛誣之詐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寬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庶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言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玉自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用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六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不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數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窞步設詘觸罟置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

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  
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  
遠讒夫之誠以尊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  
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  
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  
無以自別於世不勝孤死首立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  
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沸湯糜爛於熾爨之  
下九死而未悔悲夫文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  
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  
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陛下  
勾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榮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  
臨章涕泣泣血連如帝省旨早愈怒遂誅榮

孔僖自訟書

僖與崔篆孫駟同遊太學言及孝武事鄰房生梁郁上書告朔  
僖誅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  
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誅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  
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所載實事  
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  
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  
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  
是則固應改政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  
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  
必回視易慮少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  
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  
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啗管仲然  
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桓公異哉臣忍有司卒然見構徇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

擅以陛下有此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伏待重誅  
帝始亦無罪僖等意為其言奏立詔勿問拜僖蘭其平今史

皇甫規自訟疏

規為中郎將討叛羌零吾等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  
十餘萬官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墮書誦護相屬規  
懼不免上疏自訟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  
詔不以臣愚騫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老臣諸種大小  
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美  
不敢告勞故取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此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  
又上涼州刺史郭颺漢陽太守趙喜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  
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王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  
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費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

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  
文簿易考就臣愚或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公孫以  
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  
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  
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亂舉  
諸郡絕交離親殺辱舊故衆譴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穢廉恥無  
聞今見覆沒取痛實深傳稱并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袁紹自辯書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下詔責紹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  
黨不聞勤王之師而擅相討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墮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身為國破家正事至乃懷忠獲罪為信  
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墮霜之應故鄉衍把婦何能  
感備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

讓等治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定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以乃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每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言虎叱君書奮數軍凶醜豈不決死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則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心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敵馬子津動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深俠節謀欲專權執事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毒害及一門卓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黜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以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望山張楊蹈籍異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名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皇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本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取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勒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各懷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遠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

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以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韻重禮。以希彤弓。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讎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款於杜郵也。太傅曰。殫位爲師。保在配東。征而耗亂。主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王。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昭。凶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黷。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弑君罪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於是以前爲太尉封

新侯

后山新編後漢策要

後漢書二十一

荆邯說公孫述辭

建武七年。隗囂叛漢。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

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劇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震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讎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夫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賈友勳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曾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公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捩。莫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桀。先期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難。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穴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具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

李熊說公孫述辭

述據成都。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彊。遠方士庶。

多往歸之。邛笮君長皆來貢獻。功曹李熊說述曰。

今山東飢饉。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鏘。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豐。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信。使遠人有所依歸。木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

班彪論周漢廢興辭

隗囂擁衆天水。謂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後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

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擅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熒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一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也。源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

申屠剛與隗囂書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

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聖明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

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全東方政教。日睦百姓。車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傲幸。此何如哉。夫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一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詔不納。

鄭興說隗囂辭

詔矜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

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鮮明。世無宗周之祿。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詔竟不稱王。

王元說隗囂辭

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詣關。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說囂曰。

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嚮嚮。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猶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舊迹。表奠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則還與蚯蚓同歸心然元計雖遣了入質猶負其陰院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中唐剛說隗臨辭

隗臨據龍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

焉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犬士孤立一隅且海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感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雖書數至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高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以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當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三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聽不納

馮衍說廉丹辭

王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謀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責以受國重任不拘身中豈無以報恩塞責丹皇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

衍聞順而威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王父伏軾而使其君取節稱於諸侯鄭於仲立突而出然得後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有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惟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貫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

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  
將來之心。待然橫之變。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  
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  
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  
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形。智者慮  
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  
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於人。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歷當世之擇。失高明之德。夫法者。智  
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

馮衍說鮑永辭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  
說永曰。

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  
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阻。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  
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  
念天下離王莽之害。又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  
於南夷。緣海破於北狄。遂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擘未解。兵連不息。  
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  
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  
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車相駘藉。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  
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卒苑葉之衆。將散亂  
之兵。啗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  
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  
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  
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  
順礪風而飛鴻毛。山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  
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叔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特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入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豈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戣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素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且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夫功烈流於千載，富貴傳於極

關忠說皇甫嵩辭

嵩既破黃巾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于說  
嵩曰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適，蹈易失之機，而踐運不撫，監極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敏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首也。今身建不賞之

功體親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高屋夙夜在公心不  
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卒三分之業  
利劍已搦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求也今朝廷執弱於  
秦項將軍權重於淮陰相爲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厲赫然  
奮矣因危抵頽崇恩以綴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  
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  
宦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僅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  
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勳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  
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核寶器於特興推云漢於  
已肇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妻世難佐若欲  
輔難佐之朝雖朽敗之本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  
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民皇之下難以久居  
不賞之功譏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高懼曰非常之謀不施  
於有常之執割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  
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于天不祐逆若虛造不翼之功以連朝夕  
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枚發猶有令名况  
且不朽及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云去





